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三七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紀昀等編纂. — 影印
本.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00-09184-7

I. ①影… II. ①紀… III. ①四庫全書 IV.
①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059042號

策 劃: 方應權

責任編輯: 楊良志 蔡紫昀

責任印製: 宋 超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紀昀等編纂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120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總發行

北京鴻博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十六開 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印張: 七五〇〇〇印張

二〇一二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陸拾萬圓整

ISBN 978-7-200-09184-7



9 787200 091847 >

本册目次

通

志(六)

宋 鄭 樵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三上

詳校官編修_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膳錄監生臣董邦本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宋石廛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

郭太左原茅容孟敏
一史叔賓黃允謝甄
庾乘宋果賈淑
邊讓王策

符融 許劭 竇武 何進 鄭太 孔融 皇

甫高 朱雋 董卓李惟 郭惟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十三上

袁紹子譚
尚劉表
劉焉子璋
袁術
呂布張邈
高

順
陳
登
陳
宮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

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

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

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

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

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黃瓊

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遭母憂以至孝聞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者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十三上

二

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

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十三上

三

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而異之遂與之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

太原嘗荷甌墜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游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徵辟並不就號曰徵君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喜與人報讐為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救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上

四

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吊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吊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

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濟陽人也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上

五

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舅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

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苻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眩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

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伉等三人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

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為具棺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

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乎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必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邱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

司封侯數遣請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

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故汝南人稱曰平輿淵有二龍焉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元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為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

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有糧於路白施貧民兄子紹為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每數切戒厲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道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名主不諱譏刺之言忠臣不恤諫爭之患臣幸遭盛明之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乎陛下初從

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而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橫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轍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中

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四海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矯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上

十

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實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聞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

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為靈帝拜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為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鄴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勾勾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勲為尚書令劉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上

十一

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雋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雋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會五月日食蕃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急宜退絕惟

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家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材畧專制省內武乃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

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謬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璆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勲侍御史祝瑁雜考璆辭連及曹節王甫勲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

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吏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殿令帝拔劍踴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榮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勲出鄭璆

共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使鄭璆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騶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陣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

當宿衛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武紹遂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親屬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迸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匿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己子而使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上

古

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為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荊州輔與宗人從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為流矢所中死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仰俯蜷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騰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

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為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為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上

五

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慎侯四年滎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臯拜苗為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

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陣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畧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隸校尉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十六

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兗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以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為人主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會進從外入碩

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此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十七

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顯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

言語漏洩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害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六

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闈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

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彊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九

曰始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引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畧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曰

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以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十三上

十

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歛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

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版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斬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十三上

十一

盧植執戈於閤道窻下仰數段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閤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報讐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得免者二

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河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及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少有才畧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上

三

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為尚書侍郎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

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顥共說卓以袁紹為渤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跪辭更對曰非謂無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請為明公畧陳其要今山東

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彊盛然光武以來中國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上

三

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闢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

將各基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况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彊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兇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當瓦合之勢猶以烈風埽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孟

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元學該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之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彊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滎陽况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自虧威

重卓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畧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饑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顥荀攸謀共謀殺卓事泄顥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至侍中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